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三七回 喬三脫逃黃關請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

話說賢臣問明吳進孝的實言。抬頭觀瞧，只見黃天霸、關小西騎馬飛馳而來。霎時下馬來到，急忙至公案下跪稱：「恩主大人在上，我二人身該萬死。」忙將走脫喬三之故，細細回稟。言罷二人叩頭在地。施公聞聽，座上著忙，心內暗暗自語：好兩個該打的奴才！有心歸罪，內有天霸奉旨朝見升官，因此不肯定罪。遲疑多會，叫聲：「天霸、小西，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勞有功，立刻歸罪。仍罰你二人速去捉拿。拿住喬三恕罪，如若拿不住惡奴，決不輕恕。」二人答應，叩首爬起，回身出棚，上馬到各處訪拿不表。且說賢臣又高聲大叫：「爾等打執事，哪個是為首的？快快說來，好放爾等。」眾人見問，回道：「為首的是那劉三、王五。他二人奉喬三差遣，僱的小人們。」賢臣聞聽，座上點頭，吩咐：「立刻把劉三、王五上鎖，其餘眾良民，吩咐重責三□大板。」放起擡出棚外。眾人一癩一拐四散。賢臣又叫：「武職官，快傳命令：城上添兵，巡拿惡奴喬三。如有徇私放出喬三，與他一例同罪。」

且不提搜尋惡奴，亦不表賢臣出棚，上馬回衙。單說喬三被天霸一掌打落馬下，惡奴聞聽人嚷說殺了黃莊頭，就知事情敗露。現在若不找個藏人之處，教人趕上拿住，乃是命在旦夕。

惡奴正自躊躇，忽然想起姐夫來了。看官，你道他姐夫是誰？

乃德州土居之民，姓朱名亮。今年五□九歲。黃面淨臉，滿頰鬚鬚，身高五尺。只因他年幼愛習槍棒，學會渾身武藝，二□五歲上人了公門為役。因捉拿盜寇，幾次有功，現今升為步快頭領。為人透靈，廣有識謀，衙門的伴兒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賽孔明。他最愛交友，好玩笑吃喝，一樂而已。因此滿城軍民，無不欽敬他。喬三想起朱亮，心內暗說：「我何不投到他家，叫他出個主意，搭救我出城逃命。」想罷兩腿如飛，忙忙奔到筒子衙門，走進巷內朱亮門口。可巧門半掩半開。喬三不敢聲叫，連忙進去，又回手把門緊閉，邁步往房中而來。房中驚動喬氏，只當夫主回家，邁步迎出。抬頭一看，乃是喬三來到；但見渾身帶汗，往裡直走。喬氏一見，便問：「兄弟，如何這般慌忙？快進房來告訴我聽。」惡奴見問，忙進房來，又把房門緊閉，入內坐下。喬三低聲叫道：「姐姐不知，容我細稟。」就將已往從前之故，述說了一遍。喬氏聞聽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兄弟呀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喬三說：「但能救我出關，你夫妻如同父母一般。」喬氏說：「現今四門緊閉，你姐夫縱有手眼，也難救你出關。」姐弟正然打算，忽聽衙門之內，亂哄哄的齊喊：「誰家藏著喬三？如若不報，待搜尋出來，拿去一同問罪！」

喬氏、喬三嚇得渾身如篩糠一般，愣了多會，聽著喝喊的聲音遠了，才敢言語。

不言喬氏兄弟家中害怕，且說步快頭領朱亮，遵奉欽差大人的鈞諭，又奉州官穆印歧的差遣，帶領手下，挨著戶兒，大街小巷，高聲喊叫，細細留神訪拿，半晌並無影響。堪堪天晚，眾役覺著饑餓。那朱亮素有義氣。眾伴兒要吃酒飯，他們走到僻處，一齊止住腳步，俱各不走。內中有個戶兒，姓李名順，素日與朱亮玩笑，叫聲：「金星子別扒弄我太爺。有個巧當子，告訴了你再扒。」朱亮聞聽，叫聲：「第二的，有屁早放。」

李順叫聲：「金星子，你別藏賊。聽大朋友告訴於你，就怕說出來你不應。古語說：『官差也辦，私事也辦。』人是官的，肚子是官的嗎？少不得借你個光兒，吃頓飯再去訪查。難道拿住喬三，咱們才有功勞；拿不住喬三，就餓著肚子不成？」朱亮聞聽說：「你說話，我愛聽。要不還上王家飯店。咱們當衙門的人，素日是吃了不還賬的。」一邊說一邊走，登時來到王家鋪門口，一齊進鋪坐下，要酒要飯。眾伴兒飯酒還未吃完，朱亮忽然想起一事，心內著忙，腹內說：「哎呀！我只顧在外，忘了家裡。我想喬三那個奴才，剛才拿他，毫無蹤跡。這城內他別無親故，莫非那狗頭躲在我家中去了不成？」朱亮越思，心中越怕，連忙叫聲：「眾伴伙計，吃完了飯算咧！我想起一宗緊事來。你們哥兒六個，出鋪之後，還是照舊吆喝訪查。都在□字街等候見面，咱再去見官回話，討示下。」眾人答應曉得，一齊站立，回到櫃上。朱亮大大的架子，叫聲：「王掌櫃的，寫上我罷！」掌櫃帶笑回言說：「朱大太爺請罷。」齊聲大笑，彼此拱手相別出鋪。

不言老王認了造化低，眾役還去到街巷照舊吆喝，訪拿喬三，再到□字街等候取齊。單言朱亮別了眾伴兒，他安心回家。

霎時走到自己門口，但見兩扇門緊閉，靜悄悄無人，上前敲門不表。且言他兄弟正在屋內，擔驚害怕，忽聽街門打的響亮，嚇得喬三隻當有人來拿他，低言叫道：「姐姐快去門邊問真，要是聲音不對，千萬別開門。急急回來，再定主意。」喬氏說：「知道。」言罷出房門，來到門口說：「外邊叫門是誰？」朱亮說：「是我。」喬氏聽是丈夫聲音，心中稍安，伸手忙拉插管，把門開放，讓朱亮進門，喬氏復又把門插上。夫前妻後，同進了房門。朱亮一抬頭，瞧見喬三，不由嚇得瞧著惡奴，只是呆呆發愣。惡奴看見他姐夫回家，忙忙站起，叫聲：「姐夫，快搭救我的性命要緊。」朱亮聞聽說：「難為你這膽！竟敢假傳聖旨。拿住內監，全都認招，單等拿你去完案。」喬三聞聽朱亮之言，愣了會子，叫聲：「姐夫，你不救我，我可就死定咧！常言說，『人到難處，就如虎落深坑。』素日我知道你廣有機謀，因此我才投奔你來。」朱亮聞聽，叫聲：「我的兒好乖嘴！就怕被人知道告發。我不告你，我就算救你的一樣；你再想教我救你出坑，好似叫老虎拉車——我不敢。一來四門緊閉，二來兵將巡邏。救不成你，連我一齊拿住，那就要了我的寶貝咧！我勸你早些滾罷！」喬三聞聽，回答叫聲：「好老爺子，只求你老人家想條妙計，救我的性命，再不忘姐夫的天恩。」朱亮聞聽，估量著眼下難以推托。前已表過，朱亮廣有智謀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故意帶笑，叫聲：「免羔子，要老爺子救你不死，聽我告訴你妙計。幸喜今年東北角上，連日陰天，雨水澆塌一塊城牆。少不得你裝我的戶兒，今夜晚送你越城牆逃命。你先等一等，我出去，一來打聽打聽，二來沽點酒兒，你喝了好壯壯膽子逃命。」言罷站起身來，廚房取酒瓶，回頭叫聲：「賢妻，跟我開門。」喬氏答應，同丈夫出去，來到大門。丈夫出門，喬氏復又閉好，回房不表。單說朱亮手提酒瓶出衙門，登時來到大街，暗說：「喬三，你今錯想了。只想我救你，哪曉身入牢籠。少時回來見曉，先穩住你再拿。必須如此這般而行。你要想逃生，除非是認母投胎。」一邊想一邊走，不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